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萤窗异草

● (清) 长白浩歌子 著
● 刘连庚 校点



● 齐鲁书社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清〕长白浩歌子 著
●刘连庚 校点

萤窗异草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萤窗异草/(清)长白浩歌子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4.1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ISBN 7-5333-0049-1

I. 萤... II. 长... III. 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IV. I 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187 号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萤窗异草

[清]长白浩歌子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mail:qlss@sdpress.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32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0049-1

K·19 定价:20.00 元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源远流长,作品繁富,蔚为大观。特别是清代,由于《聊斋志异》的产生,给笔记小说的创作带来新的生机。一时仿效之作纷至沓来,不同风格的作品也竞相出现。其中不少作品虽也“传奇”、“志怪”,却有着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至今仍有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为此,我们特编辑出版《历代笔记小说丛书》,以供研究者参考,并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本丛书所选收的作品,均系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者。

本丛书将分辑出版,力求以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加以整理、校点。工作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齐鲁书社





目 录

初 编

出版说明·····	1
序·····	1

卷 一

天宝遗迹·····	2
卜大功·····	4
金三娘子·····	7
玉镜夫人·····	11
贾女·····	15
桃花女子·····	18
红鞋·····	20
毒饼·····	21
翠衣国·····	23
痴婿·····	25
犬婿·····	27
田凤翹·····	30
刘天锡·····	34

卷 二

桃叶仙·····	39
----------	----

冯坝·····	42
温玉·····	46
睡姬·····	52
张仙·····	54
守一女·····	55
柳青卿·····	56
珊珊·····	60
白衣庵·····	63

卷 三

魂灵·····	69
妒祸·····	70
李念三·····	71
訾氏·····	73
假鬼·····	75
银针·····	77
贗殃·····	79
落花岛·····	80
货郎·····	83
化豕·····	84



缝裳女	86
火龙	87
青眉	88
王秋泉	93

卷 四

胎异	95
夏姬	96

郎十八	99
三生梦	104
固安尼	107
无常鬼	110
苏绪	110
卫美人	112
苦节	113
狐姬	118

二 编

序	120
---------	-----

卷 一

潇湘公主	121
紫玉	126
古冢狐	129
崔十三	130
白云叟	136
辽东客	140
弱翠	142
考勘司	145
杜一鸣	147
酒狂	152

卷 二

祝天翁	154
畅生	157
镜中姬	160
程黑二	161
拾翠	164

小珍珠	169
尸变	171
黄灏	173
徐小三	176
花异	180
鬼书生	181
于成璧	184

卷 三

绿绮	189
痴狐	192
灯下美人	194
梁少梅	197
定州狱	200
住住	204
仙涛	208
陆厨	211
艳梅	214



卷 四

袅烟	223
镜儿	226
翠微娘子	232
徐之璧	238
女南柯	241

子都	247
大同妓	249
虢国夫人	250
姜千里	252
画廊	258
窃妻	260

三 编

序	262
---------	-----

卷 一

唐城隍	263
智媪	265
挑绣	266
田一桂	272
沈阳女子	278
晋阳生	280
春云	284
折狱	290
隔江楼	293
谈易狐	294
田再春	295

庞眉叟	314
诗妖	318
变鬼	320
续念秧	322
生生袋	328
窥井	329
巨蝎	329
梅异	330
童之杰	333

卷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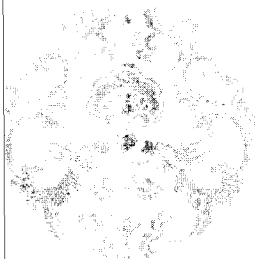
卷 二

宜织	300
遗钩	308
奇遇	309
绣舄	310
舆中人	312

杨秋娥	337
戏言	343
销魂狱	344
讼疫	350
秦吉了	351
龙阳君	354
苑公	357
银箏	358
董文遇	361
马元芳	364



瓢下贼	366	狐判官	381
卷 四		钟鼎	382
蛇媒	368	鬼无颜	389
续五通	369	秋露纤云	390
又	371	萧翠楼	396
玉洞珠经	374	卢京	399
阿玉	375	苏瑁	400
斗蟋蟀	378	校点后记	404





序

稗官有三：一说部，一院本，一杂记。而杂记又有两种，大儒之语录不与焉。其搜求典坟，博览载籍，引古证今，发为伟论，非第为诗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其记载时事，传述见闻，舒广长之舌，斗雕镂之心。说鬼搜神事，不必问其虚实；探蹟索隐文，不必嫌夫诡奇。仰《齐谐》为谭宗，慕《虞初》而志续。如杜牧之寄托风情、李伯时摹绘玩具，亦足以消长日、却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无墨渌，动谓立言，务黜浮华，以为补救人心、挽回风气起见，则六经廿二史，圣贤遗训，班班可考，又何必如许迂腐陈言狗尾续貂耶？客有以《萤窗异草》抄本见示，款署长白浩歌子，未悉为何时人。或称为尹六公子所著，顾随园老人评语，的系附会。其书大旨，酷摹《聊斋》，新颖处駸駸乎升堂入室。虽有类小说家言，弗足为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长日、却睡魔，固无不可也。贤于近时所刻《见闻随笔》远矣！尊闻阁主人仿聚珍板刷印行世，问序于余，爰作质直语告之。呜呼！凡人心作有关系文字，转不若里巷歌谣足以启发心思、耐人寻味也。斯言惟具性灵者可与共印证耳。时光绪二年岁次丙子端阳节，梅鹤山人序于海上鷗鷺一枝轩。





萤窗异草初编卷一

天宝遗迹

骊山之阴有石洞，其额曰天宝遗迹。以石为扉，坚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统年间，门忽自裂，宽仅尺许。有刍豢者见之，归以语其乡人刘瑞五，已则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读书，性豪纵，有古侠士风，闻之欣然欲往。乃约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饶胆识者，共得五人，携酒食猎具而行。至则山径崎岖，荆榛塞路，攀附而后上。及见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膩光泽如有人经行者，心窃异之。又行里许，始达其穴。由隙而窥之，其中窈杳而深黑，都无所睹。有怯者，即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入。独瑞五奋臂大呼曰：“不探此奇，归有何趣？”乃篝火燃炬，踊跃以前。遂先入，继之者又，仅得三人。初入差可骈肩，渐深而能容驷马。两旁皆石壁，洁白晶莹。以火烛之，仿佛如有绘画。瑞五顾谓众曰：“境殊不恶，何怯为？”益深入之，穷其奇。曲折数武，便得一门，其扉以青玉为之。隶书数行，墨迹犹新，其众以炬照而读之。其略曰：“朕与妃子每遇盛暑避热此间，共享洞天之福，于兹五年矣！风流潇洒，不啻神仙。汉武白云乡，遂非所羨。但恐千秋万岁后，罕有知吾两人相得之欢者，爰命良工置石像于内，以流传不朽。间与妃子流览其中，不禁相视而笑，几忘其身之匪石也。”末署“天宝十年秋七月御笔”，始知



为明皇所书。及转屏后，大可数十楹，中置宝座，仅虚位，尚无他奇。左为晓妆阁，一石美人挽发对镜，倦态堪怜。旁二宫娥，一捧匣器，侧立而欲前；一代妃捧发，跪而持之，貌甚恭谨。妃首微回，似有所语，眉目皆入画。妃后立一人，唐巾便衣，髭须微捋，则开元皇帝像也。情形态度，宛然相亲，众览之无不欣欣欲笑。其右为浴池，以绿玉为水，波纹荡漾如活。旁立二人，执巾捧帨，眉睫间微含笑意。帝与妃皆以白玉为体。帝白身游戏水中，仅没其脐下，坐而侧首，以目招妃，状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床，亦裸其上衣，酥乳轻圆，麝脐微露，无不历历可见。然而黛低云鬓，容如腼腆，且以纤手扣绣带，一似欲解而不胜其羞者。由裳而下，双弯则已尽赤矣。瑞五与众孜孜谛视，方将深探其秘，而举首遥睇，帷幔俨然。俄闻大声发于其内，如崩石。且冷气砭人，肌皆生栗，遂股栗欲返。虽瑞五之豪迈，亦凜乎不可独留。比出洞门，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状如中毒。乃大惊，扶掖下岭，踉跄而归。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讼官。鞫瑞五，具陈本末。命吏验之，信然，乃薄责而遣之。因以丸泥封其洞，且凿其额，以灭其迹。然在樵夫牧竖犹能识之。洎乎天启末年，雷震其穴，乱石嵯峨，已渺然不知其处。

外史氏曰：余尝怪明皇为一代风流帝王，骊宫之造选胜搜奇，岂无雪洞云桂之楼，而仅以土木侈其观？且阿媛素丰于肌，性必畏暑，又岂无清凉世界以安此弱质哉？及闻此事于瑞五后裔，虽荒诞不经，而未始不可补开元遗事。故存其异而录之，以俟世之问津者。

随园老人曰：刻画奇诡，几与《聊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饶胆识，方可以语此，则已得山水三昧矣！世无瑞五其人，不免皆门外汉。



卜大功

明季张献忠作乱湖南。有裨将曰马雄飞，能开五石之弓，善为左右射。献忠恒爱遇之，赏予独厚。马故燕人，与涿郡卜大功相友善。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词。年二十，即废书而叹曰：“士生用武之世，宁为万人敌，杀贼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锥耶？”闻者咸壮其志。马既从献忠，宠冠一军，自以为不世之遇，乃使人驰书召卜。卜忿然作色，面叱来使曰：“渠以予首亦当卖耶？第念故人情，不执汝赴官，宜亟去。”遂不发其书而遣之，其刚介如此。后以应募从征，以功骤擢至守府，莅任山东，土贼不敢入境。嗣因献忠犯凤阳甚急，抚臣马士英奏请檄召天下兵护卫诸陵。卜被征，渡淮与献忠战于滁泗，斩馘甚众。究以北人不惯舟师，致为贼所获。献忠爱其勇，乃使马以利害说之。卜见马来，闭目不视。马执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张目而语，皆尽裂，谓曰：“予向与尔狩猎山中，竞逐一狡兔。尔顾我曰：‘大丈夫立功国家，得贼当如得此。’曩时之意气何盛耶！言犹在耳，尔既从贼，今尚得以故人目我哉？”马语塞，惭沮而退。终以绋袍恋恋不忍于心，因诡词以复献忠，谓卜色厉而内荏，倘软困之，不浹旬可得。献忠信其言，遂囚卜于土室，守以健卒，饲以草具，将俟其穷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绝粒以待毙。夜坐室中，吟以见志。甫哦曰：“去国离乡事鼓鼙，满拚颈血染虹霓。”余韵未已，俄闻窗外续曰：“江流不葬英雄骨，好逐青鸾过越西。”其音娇婉，不类男声。卜以为异，耸然而听之。又闻朗言曰：“良马一蹶，终致千里，丈夫何不自振拔，乃欲效无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视之，则一女郎，年甫及笄，衣裳甚都，貌亦艳绝。错愕间，女郎敛衽启曰：“怜君忠节，敬来



相救，可从妾出此虎口。”卜惊喜，不暇交谈。幸贼中无桎梏，女郎径携之行。将出，复反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彤管，大书数字于壁，呼卜曰：“去去。”悄然遂出。视守者伏如沉醺，相与枕籍地上，卜亦莫解。去贼里许即长江，早有小鬟舣舟以待。女郎促卜同登，扬帆而南，瞬息百里。舟虽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稳如磐石。卜惊魂少定，始谢曰：“感承援手，出予雉罗，敢请芳名仙居，以为异日酬恩之地。”女郎闻言，以横波睇之，微笑曰：“君犹未喻妾意耶？诗所谓青鸾者，即我是也。将与君翱翔天表，永效双飞，何谢为？”卜始默会其指，喜出望外。逊曰：“一介武夫，马齿且长，乌足以当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贞姬，正合为偶。岂效儿女沾沾较量于年貌哉！”因自白其姓氏，则马家少女，无字，越之会稽人也。卜又诘其颠末，女郎笑弗答。舟行次采石，天方达曙。女郎命鬟治具，未见烹炮，珍饌罗几。卜食之至饱。饭已，女郎令卜小憩，解维复行。及寤而询之，则已抵钱塘江矣。揽袂而兴，晚潮适至，澎湃之声，俨然万千铁骑蜂拥而来。卜未习此，骇极。女郎语之曰：“此子胥一怒之威，君独未闻之乎？”逆流而上，雪浪拍空，毫无所惧。有顷曰：“去妾家伊迩，可以登岸矣。”卜从之。回顾小鬟，倏忽与舟俱没，卜益异之，联袂而行，约半里，得一村，水环木绕，风景颇佳。入村而北，东向一巨宅，门阑修整，栋宇高华，檐际有青字石额，颜曰“参戎府”。女郎嘱卜曰：“君至妾家，勿僂说，任妾所云。不然，事且败。”卜领之。忽一少年，缓带轻裘，自第中出，见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归？父事将若何？”女郎涕洟曰：“父不幸没于王事，庐州已陷为贼巢。妹赖将军力，相携至越。此齐东之卜守府也。”少年闻言大恸，肃客入宾馆，不暇为礼，偕女郎入内。卜茫然默坐外舍，闻第中号啕悲戚，尔许时方止。又有顷，少年出，则已易缟衣素冠矣。形容惨淡，血泪盈眶，揖卜而谢之曰：“适闻凶讣，痛割五中，



慢客不能无罪。今奉老母命，请君一晤，敬来奉肃。”卜从之入。至庭，见婢媪拥一妇人，年可四十许，降阶而迎曰：“未亡人不克从夫殉国，殊深惭赧。小女子重赖提携，远脱陷阱，高厚难酬。”语已再拜。卜知为夫人，然喻女郎意，不欲质言，唯唯逊谢而已。夫人延客坐。茗甫一献，起曰：“婚媾之约，未亡人既已洞知。请郎且就甥馆，俟为先将军成服，敬当如命。”卜知姻事克谐，起谢，且请以婿礼见。夫人含戚而受之。令人粪除侧室，馆婿于厅事之左，供帐维丰。卜私询臧获，始知马公讳中驥，即庐州殉难者也。盖马本世族，以武科起家，历任至参戎府。有二妻，一携之任，一在家居。女郎即从任者所生，故在衙署，少年则其异母兄也。翌日，公子与母衰经受弔，设祭招魂。卜为代纪丧务，戚族皆以婿目之。尽七后，夫人与子计，效楚界我之故事，择吉赘卜于家。花烛之夕，卜谓女郎曰：“子实生我，而谓子赖我以生，受之殊觉汗颜。”女愀然曰：“妾隐衷，惧骇听闻，未敢轻泄。今名分已定，妾不忍欺。且君亦当世之豪，言之谅无所恐。”因泣白曰：“妾非人，实鬼也。生前从父莅任庐州，甫二年，遭献忠之乱，父没于疆场，城亦继陷。举室惊窜，老母投缳而死。妾正欲自裁，而贼众已集。其将有马雄飞者，悦妾姿容，将施强暴。妾给之，俟贼少懈，遂投智井，自陨其身。及归地下，遇家严，乃知射吾父者，即是贼也，因怀忿不欲往生。感荷孤山小姑，怜妾苦节，赐以炼形之术，名列鬼仙。谓妾命中合受一品诰，且父仇可复。妾因辞姑行，出君于阱，藉手以报吾亲。昨往凤淮，贼已授首，不共之仇已雪矣。”卜闻其言甚惊，即亦无惧色。询其复仇之状，答曰：“妾前题壁云：‘纵囚者，马也。’献忠见之，果疑雄飞与君有旧，不俟其辩而诛之。妾至贼所，渠已悬首于辕。”卜又诘小鬟何人，曰：“此小姑之侍儿也，不然岂能履水如康庄，且俄顷数千里哉？”言次相扶入帷，解衣共枕。交合之际，闺体宛然，益为爱重。三朝，夫人之为之张筵，



大会诸眷。嗣是倡随甚欢。弥月后，女谓卜曰：“庐郡人来，必泄吾事，此地不可久居。”乃诡托卜思乡井，买舟欲归。母兄挽留不住，赠钱千缗。遂徙于秀水，卜宅于乡。时有小寇窃发，卜治戎具，弯弓骤马，连杀数贼。寇皆奔，里人藉以无虞。后抚军召募，卜欲往，女沮之曰：“时尚未可，请与妾隐。时至，可以有为。”卜从其言。迨夫本朝定鼎，卜始出，累建奇勋。仕至总镇，女果受封。顺治辛卯，莅任湖襄，擒献忠余党数人。询以雄飞，果以卜故被戮。卜伤之，为设位以祭，且谓其僚属曰：“彼志非不大，但惜目无瞳子耳。”卜年七十犹矍铄，生子二人，皆成武进士。及卜卒，太夫人独居一室，至夜忽不见。家人有知其事者，以为从小姑仙去。遂具冠帔，葬于卜氏之塋。

外史氏曰：物以类聚，良非偶然。观卜对马数言，至今犹懔懔有生气，虽女之贞烈，有不降心以相从者哉！顾同一人也，或为忠臣，或为淑媛，其不肖者乃陷身于寇盗，卒为所诛。卜云目无瞳子，终属为友饰非之论，岂其然乎？拙哉雄飞，何如雌伏？

金三娘子

丹徒周生玉声，少奉吕仙甚虔。丙子岁，将赴南闾，因祷之。旋于砚匣中得片纸，殊书二句曰：“功名只问三娘子，不待朱衣暗点头。”玉声行三，疑出其妻之口，遂于燕私时突然问之。妻未及料，遽应曰：“中中。”生大悦，以为联捷之兆，欣然发轫，而不知仙意之所在也。及省，试毕揭晓，竟落孙山，颇怅仙之诳已。未几，家邮踵至，则其妻病在床蓐，奄奄待毙，遂兼程而归。抵家，素旛已挂矣，抚膺大恸，嗒焉若丧。又值场屋潦倒之余，百忧交集，往事早不在念。阅数月，忽忆仙言，顿悟曰：



“予在雁行虽以三称，然列诸兄之次，则十有二矣。所谓三娘子者，或别有其人，向特未及详察耳！”乃更祷于仙，绝无影响。久之，独处无聊，因往淮上访所亲，将以觅缘。濒行，梦中忽见前二语，则余字宛然，惟“三”字灿若赤金。觉而记忆不忘，究亦莫解其故。舟行次某县，有姊适江村民家，停舸省之。登岸独行，未里许，苇塘中有人偶语曰：“金三娘子天上人，那得便偶穷措大。”又一人曰：“冥数果应合，措大亦正不穷。”生闻而心动。视之，二人状类渔家，跣足戴笠，自苇中出。生亟前致询，答曰：“东行二三里，北向有巨宅，叩之当自知。我等不暇，弗能为子导，然亦相见不远耳。”语已，匆匆前去。生思其言与仙语符合，是一生禄籍姻盟胥在此矣，遂不虑荒渺，觅路而行。前至一处，茂林阴翳，栋宇巍峨，华屋北向，朱门洞开。近而款之，无应门者。举步径入，越过粉垣，闻人声叱曰：“何处少年擅入人宅第，法当笞。”惊而谛视，则一姬含笑自庭中出，华发鲜衣，目炯炯有光采。生自觉唐突，而幸姬无怒容，乃揖而告之曰：“日暮迷途，无所栖止，浼借一宿。不识姥姥允否？”姬熟视良久，徐曰：“予家故有闲屋，即以寓秀才郎，亦一佳话。”导之入东侧一夹弄。甫数武，别有院落，其中精室三楹，四围杂植花木，门掩帘垂，绝甚幽雅。姬自启扃延客人。室中牙签盈架，四壁图书，一床一几，净无纤埃，恍若因宾而设者。姬一呼，旋有老仆以茗入，姬遂出户去。生颇疑讶，更自笑突如之甚。然既至此，不应去之太速，踌躇之际，周览壁间，诗画均极古雅。并有霞笺一联，大书十字曰：“鸣鸾金作佩，挥麈玉闻声。”其款则回道人笔也，大骇。适老仆以酒肴来，因叩以主人官阀，并其氏族，俯而不答。坚诘之，则曰：“君闻所闻而来，何复谆谆下询耶？”生窃喜，以为即金三娘子者。一时都无所虑，欣然举卮，肴核甘美，酒复芳冽异常。少酣，老仆以异果至，且曰：“此娘子手自摘者，愿以奉君下酒。”生益悦，食之，清香心肺，曲麝



无力。既喜其情，但未识其貌，不免忐忑。无何，烧烛检书，漏下二鼓。及寝，老仆进衾枕，香绵绵绮，软骨薰心。生反侧不安，竟夕无寐。晨起，老仆殷勤奉盥，且言曰：“由此室东去，有园亭，颇可娱目，无忧闷倦也。”生益狂喜，不俟朝餐，即往游览。甫踰一槛，豁然别有佳境。亭台掩映，布置皆有画意。奇花数百本，五色缤纷，异香馥郁，斗艳于疏篱之下。因乐而忘返，益深入之。俄闻珮声环韵，似有人来。生匿迹树侧以窥之，侍婢数人，嫣红姹紫，或以篮，或以巾，掇采花卉。最后则前姬，随一丽人年可十七八，晨妆妩媚，貌可倾城，而一肌一容俱为生平所未觐。生已神魂失据，丽人自摘一花，将簪于髻，婢即以镜进。立而顾影，态有余妍。行且去，生方将趋出相见，姬忽指曰：“碧桃花树后有人，阿姊且宜回避。”丽人转身却步。生恐其遄归，亟离树呼曰：“已现金身，使人病渴，忍竟舍之而去耶？”丽人以横波微顾，且笑且羞，乃小语嘱姬曰：“木已成舟，好事亦在旦晚，急色相使人颇不耐。”以箆障面，曼立低鬟。姬前致词曰：“娘子本上界谪仙，数合配君，故构宅第于此，预以相待。君能无惑于人言，当订永好。”生心已无主，欣然诺之。丽人去扇相见，遂并坐于小轩之内，命婢供饌，相与对食。生此时已俨然温存娇媚矣。饭已，丽人谓生曰：“佳偶由天，且重以吕仙作伐，本宜即成嘉礼，但前程锦片，不敢以燕婉误郎。今付君黄金百斤，佐以干仆，往游帝都，当有奇遇。统俟鹏抃克遂，始能鸳梦无忧，君勿以愆期怨妾也。”语已，使姬唤二人来。生视之，虽故矮帽青衣，状类臧获，实即苇塘相见者，讶之，亦不敢言。丽人淳嘱两价毕，促生启行。生虽不欲，而迫于大义，不得复恋温柔。至江，另有扁舟，供帐备具，遂扬帆行。两价虽名纪纲，意态倨侮，一切并不关白。生以相从谋事，隐忍安之。缘江北来，过门不入。生询两价姓氏，一解一杨，而踪迹率多诡异，无敢究诘。一日将过天妃闸，闻自北来者语曰：“某公子闾